

论吐蕃的军事战略与战术

何 峰

(青海民族学院 院办,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 吐蕃王朝在藏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其军事方面的影响尤甚。吐蕃在军事战略上采取收抚周边部族,争取霸主地位与大国抗衡,争取平等地位;而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在许多战事,尤其在唐蕃战争中多次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战术。

[关键词] 吐蕃;军事;战略与战术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07)06-0119-07

公元7世纪上半叶至9世纪中叶,在中国的西南域曾有过一个十分强大的政权,它统一诸部族成为青藏高原的霸主,并对周边各部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是吐蕃王朝。吐蕃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权,存在了200年左右。然而,藏文史书还记载了此前31代君王的事迹,那么其历史至少还能上溯二三百。青藏高原曾经是一个群雄角逐的历史大舞台,许多部族都曾在这里扮演过重要角色,吐蕃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吐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军事活动史。当时青藏高原部族林立,互不统属,它们之间不时发生战争,这进一步加重了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人们的苦难。吐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武力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建立了吐蕃王朝,为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吐蕃王朝建立之后,还经常与唐朝发生冲突和战争,同时不断地化解矛盾,弥合分歧,干戈与玉帛同在,胜利和失败交织,有时还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地位。本文拟从战略和战术视角就吐蕃的军事活动做一些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一、战略

汉藏史书记载,吐蕃社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据赞普王统来划分,自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至第九代赞普布德巩夹是争取生存阶段,自第十代赞普托列赞普至二十九代赞普卓年德如是巩固势力阶段,自第三十代赞普达布聂斯时代起进入大力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比较明确的战略目标。

据《贤者喜宴》等藏史载,聂赤赞普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各小邦之间互相争斗砍杀,彼此责难投入监牢;中国、印度、大食等大国虎视眈眈,吐蕃先民衣食不保,在平原不能立足,走投无路,只好移居崇山峻岭,依险据关。设法确保这一部族的生存和繁衍,是历史赋予聂赤赞普的重要使命。聂赤赞普修建吐蕃历史上第一座王宫——雍布拉冈,征服苏毗本波沃雍嘉哇,收抚努布等小邦为属民,使吐蕃先民得以立足。在此基础上,整个“天赤七王”时代吐蕃政局比较平稳。然而,好景不长,止贡赞普时代发生了重大变故,赞普被臣下所弑,王位被他人窃居,王统中断,吐蕃出现严重内讧。后来,止贡赞普的遗腹子如

[收稿日期] 2007-09-25

[基金项目] 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XZS009):“吐蕃政治制度研究”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何峰(1956-),男(土族),青海民和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

累杰剿灭叛臣及其所属部族,安葬止贡赞普,请来王子甲赤立为赞普,是为布德巩夹,恢复了赞普王统。至此,吐蕃先民作为一个完整的群体才在青藏高原众多部族中站稳了脚跟,也可以说通过九代赞普及其臣民的努力实现了第一时期的战略目标。

此后是“中累六王”、“地德八王”、“下赞三王”以及拉托托日年赞、赤聂松赞、卓年德茹等 20 代赞普。藏文史书对这些赞普的记述极为简略,其中的绝大多数只记录了他们名字,因此在他们统治时代到底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无从得知。但藏史载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可资探究。其一,史书提到了这些赞普的陵墓,涉及建墓地点、方位以及陵墓形状等内容,还谈到墓内有无随葬物品之事。为赞普修建陵墓且讲究其形制和规则,这应当属于制度建设的内容。墓内没有随葬品,说明当时赞普在政治上尚未形成太大的特权,也表明当时物质生产不甚丰富。其二,据说在拉托托日聂赞时期有佛经、微型佛塔等佛教用品传入吐蕃,赞普视之为圣物并虔诚供奉,由于这一功德,他享年 120 岁,一生得享两世的阳寿。此事的真实性究竟如何虽然难以深入考证,但西藏佛教界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将它作为佛教开始传入吐蕃的重要标志。由此联想到史书关于苯教的记载,据说在止贡赞普和布德巩夹时代吐蕃已有雍仲苯教流传,并形成许多派别。史书还说,在拉托托日年赞之前 27 代赞普均以苯教为司护国政。那么,自布德巩夹至卓年德如 20 代赞普期间,苯教必定有较大的发展。其三,藏史记载,第二十九代赞普卓年德如娶达保的秦萨鲁嘉为妃,所生王子是一个瞎子,王妃按达保人的习俗食蛙类动物,赞普发现后犯忌而患麻疯病。为避免恶疾染后代,赞普和王妃活着进入坟墓而亡。王子从吐谷浑请来医生治好了眼疾,顺利继承赞普位,他就是达布聂斯。在前已经讨论过,赞普患恶性传染病后活入坟墓,可能是制度使然。史书记载的这三件事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吐蕃的宗教文化、制度文化都比较发达。文化的繁荣又折射出当时物质生产的进步和政局的稳定,从相邻部族延请医生为王子治病,也能说明邻族关系较和睦。由此可以推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一时期的历代赞普和广大民众追求的主要战略目标应该是稳定和发展,积蓄力量,巩固吐蕃已有的地位,为今后的发展做准备。

达布聂斯是松赞干布的祖父,系吐蕃第 30 代赞普,自他始史书对各赞普的事迹记述略为详细。从史书所载有关事件来看,至少从这一代赞普起吐蕃开始了其第三步战略,进入了极力谋求发展的阶段。从此开始的战略对其自身发展至关重要,而且目标非常明确,又有多重层次。

(一) 收抚周边部族,争取霸主地位

据敦煌文献记载,达布聂斯任吐蕃赞普之时居住秦哇达孜城堡,附近有森波杰达甲吾居年噶尔旧堡,森波杰赤邦松居布贝宇那。从其首领的称谓看,二者应属于同一个大的势力集团。它们是与吐蕃并存且对吐蕃有一定威胁的一个比较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达布聂斯成功利用对方内部矛盾,为消除威胁打下了基础。达甲吾昏庸无道,近小人远忠良,为所欲为,政风日下,对劝谏者处以刑罚,最终被受到处分的臣下念·几松杀害并将其土地、属民均献之于森波杰赤邦松。为酬其功,赤邦松将其中一部分土地、民户划归念·几松管辖。而念氏家属骄奢淫逸,肆意蹂躏奴户,致使他们不堪忍受,赤邦松却一味地庇护和纵容,招致属民怨忿。赤邦松又没能公正调处臣下的诉讼,积怨日盛。这些属民联合投靠达布聂斯,达布聂斯与他们结成了同盟,立誓共同对付赤邦松。不久达布聂斯逝世,虽然没能等到消灭赤邦松的那一天,但准备事宜已经完成。囊日伦赞继任赞普后,重与娘·曾古、韦·义策、韦·梅囊、韦·布策、农·淮保、蔡邦·纳森等人进行盟誓,决心完成先赞普遗愿。藏史载,囊日伦赞“将娘氏、韦氏、农氏纳入统治之下

^[1]其所指就是这件事。他们约定时日,组织远征,最终攻破宇那堡寨,消灭顽敌森波杰,其领地属民均归赞普统辖。为纪念这一胜利,囊日伦赞下令将岩波之地改名为“彭域”,并由娘氏、韦氏作歌以志^[2]。

据敦煌文献记载,松赞干布登极不久,囊日伦赞的遗臣琼保·邦色设计了一个杀害赞普的阴谋,其实方案是以宴请为名,将赞普骗至自己的园林,席间刀斧手趁机图之,幸好事先被探知,阴谋败露。琼保氏邀请松赞干布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往昔,父王赞普囊日之时,臣将藏地收归蕃民行列,然父王未能亲自巡视,没有亲临其地。今邀请王子赞普亲临其境,亲自巡视。臣将于赤本园林设宴恭候赞普驾临,肯赏光否?”^[3]从其描述以及松赞很痛快地答应前往巡视的情况来看,囊日伦赞时代琼保·邦色收抚藏

地真有其事。藏史还载,“此蕃王(即囊日伦赞)曾征服汉人和突厥。”^[4]目前尚未发现有关此时吐蕃如何征服汉族和突厥的具体记载,估计囊日伦赞之时吐蕃与汉族和突厥有过小规模冲突,并且吐蕃取得了胜利,藏族史家可能对此作了夸张处理。无论如何,在囊日伦赞时代对其它部族用兵取得了初步胜利,这应该真有其事。这使吐蕃尝到了使用武力的甜头,从此拉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帷幕。

松赞干布平定属部叛乱之后,着手对周边部族采取军事行动。松赞以其嫁给王子的妹妹为内应,发兵攻灭外戚象雄,收为编氓。娘·芒布支尚囊以不战而胜之法征服了苏毗。松赞干布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与唐接触,十二年(公元638年)八月,向唐朝请婚未许,随即迁怒于吐谷浑,“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5]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6]“而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以虚实,故吐蕃能破之。”^[7]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奉命率十余之师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8]至此,青藏高原上的其它主要部族均为吐蕃所征服,奠定了吐蕃在青藏高原上的霸主地位,实现了其一大战略目标。

(二)与大国抗衡,争取平等地位

在先辈打下的基础上经松赞干布一代努力,吐蕃在青藏高原已是鹤立鸡群,霸主地位不可动摇。然而,与唐朝、天竺等国相比,地位究竟如何尚不确定,因此吐蕃战略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向大国,主要是唐朝叫阵,比试高下。当然,吐蕃也并非一开始就进入这种角色,唐蕃之间曾有过一段较长的蜜月期。自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遣使朝贡以来,吐蕃对唐一直很尊重。虽然不久率兵二十万进攻松州,但这是唐朝没有满足其迎娶公主的要求所致,故陈兵逼婚,一边兵戎相见惨烈厮杀,一边遣使致礼献金请婚。唐太宗许婚,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喜结秦晋之好以后,吐蕃对唐朝尊重有加。“太宗伐辽东凯旋,吐蕃遣大论禄东赞献物奉表祝贺;唐遣王玄策往使西域为天竺所掠,吐蕃发精兵助玄策击天竺而大破之,遣使来献捷。”^①唐高宗嗣位,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松赞致书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宾王,赐杂彩三千段,许其所求,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9]。松赞干布去世之后不久,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钦陵在大非川大败讨伐吐蕃并护送吐谷浑还国的薛仁贵十余万大军,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攻鄯、廓等州,久视元年(公元700年)遣寇凉州、围逼昌松县,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十六年(公元728年)、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先后攻甘州、瓜州以及白草、安人等军,永泰八年(公元772年)寇灵武及泾、邈等州,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寇泾、陇、邈、宁数道并陷盐州,次年制造平凉劫盟事件,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至十七年(公元801年)陷北庭都护府、寇灵、庆、盐等州,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围宥州、凤翔,次年蕃军至河州……一个半世纪以来,吐蕃向唐朝多次发起扩张攻势,唐朝以攻为守,双方互有胜负,其中令唐人沮丧而吐蕃引以为豪者有三:一是赞普赤都松于八世纪初亲征南诏,使之由唐归顺吐蕃;二是占领安西四镇,并长年统治;三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九月吐蕃攻入长安,代宗遁陕州,吐蕃军居京师十五日而退,期间大将达札路恭等竟然立帝,改元,大赦,署置官员,很是风光了一番。

期间,吐蕃还向其它部族发动战争。比如,赤松德赞时期进军印度,直至恒河北岸。据说其国王在王宫的门楣上挂起吐蕃赞普的靴子,领着臣属从靴下钻过去,以示归顺吐蕃,向赞普顶礼,并答应向吐蕃交赋纳贡。赞普下令以恒河岸边为吐蕃边界,留下四个人并在沙坑中栽下铁柱为界桩,而这四个人在当地安家立业,繁衍子孙,后来形成了一个名叫保扎他古热族的大村镇^[10]。这次战事的胜利表明,相对于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载:“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从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罗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副将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天竺所居茶枳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

南方的各势力而言,吐蕃属于强者,这助长了它与东方主要势力唐王朝比较的动力。

尽管吐蕃与唐朝军事冲突不断,而且大多由蕃方挑起并给对方造成较大损害,但始终把握一个原则,这就是保证不割舍与唐朝的传统友谊。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自贞观以来的200多年间,互派使臣,从未间断;二是始终以甥舅国相称,不论是在来往函件外交辞令,还是在盟书誓文中都使用这种称呼;三是频繁会盟,战争进行到一定程度双方举行会盟,此后实现一段时间的和平,不久战事又起,如此循环往复。这恰似兄弟阋墙,虽然打得不可开交甚至头破血流,但事过之后依然相互来往乃至十分亲近。唐蕃双方都深知,通过战争消灭对方根本不可能,那么吐蕃为何向唐朝叫阵呢?直接意图无非是追求土地、财富等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能争取到,而有时争取不到,有时往往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无论胜与败,也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敢于同大国长期抗衡的行为本身造就了吐蕃的重要地位,而这正是它所追求的又一个战略目标。

二、战术

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是取得战役和战争的胜利,而能否战胜对方不仅取决于双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对比,同时还取决于智慧的较量,后者就涉及战术问题。吐蕃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许多战事尤其在唐蕃战事中多次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战术。

其一,种羊领群,不战而胜。松赞干布即位之后,严惩毒害父王的元凶,使叛离之民复归治下。对其中的一个情节,敦煌文献有这样的表述:“此后,娘·芒布杰尚囊对苏毗全部无需发兵征讨,有如种羊领群之法,以唇枪舌剑服之,不损失户数,悉归真正编氓矣。”^[1]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吐蕃的一种战术,窃用其原文之语,称之为“种羊领群”之术。这是一种结合吐蕃经济生活实际的形象的比喻,其核心是不战而胜。牧民的羊分为公羊和母羊两大类,公羊又分为种羊和羯羊两种。羯羊就是将生下一二个月即阉割去势的公羊,它无繁殖能力,但性情温顺,长膘快,肉嫩味鲜。种羊则是未经羯割专门用于配种繁殖的公羊,其特征是个大体壮,犄角粗长,脾气暴躁,勇猛好斗。母羊、羯羊和公羊一起牧放,在每百只羊群中有一二只种羊,它以独有的雄性优势吸引母羊,以体格优势征服羯羊,因而种羊成为整个羊群的统治者和引领者。那么,作为战术的种羊领群之法,除了使用唇枪舌剑说服之外,还应包括威慑、引诱等内容,迫使对方投降或归顺。这一战术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兵不血刃,尽可能减少双方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公认,这是所有战术中的最高境界。后来的藏族军事理论家将此术又称为“不惊动母鸡而取其卵”之术。

其二,设计圈套,擒元捉将。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五月,吐蕃大论尚结赞成功劫盟,唐方宋凤朝、韩弇等盟官为乱兵所杀,会盟副使崔汉衡及大将扶馀准、孟日华等60多人被俘,将士及夫役四五百人皆死,驱掠者千余人。此次劫盟给唐方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而吐蕃几乎没有任何损失。这一重大战果得益于其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秋,吐蕃大论尚结赞遣使请盟定界,十一月陷盐州,十二月陷夏州,次年春又屡遣使请和约盟。结赞约盟一是为讨回此前发兵助破朱泚之众未得酬谢之公道;^①二是为避唐军之锋芒。然而唐还以为通过会盟能讨回新近被吐蕃占去的盐、夏二州,于是约定会盟。唐方提出盟于清水,蕃方以清水非吉地为由改为土梨树,唐知土梨树地多险隘恐蕃军隐伏不利于己,改在四隅平坦的平凉川。即使如此,以盟会使侍中浑瑊为首的唐朝与盟官兵还是无疑无虑地进入了对方早已设计好的圈套。五月十五日,“浑与尚结赞会于平凉。初,与结赞约,以兵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散手四百人至坛下,及将盟,又约各益游军相觐伺。结赞拥精骑数万于坛西,蕃之游军贯穿我师。城之将梁承贞率六十骑为游军,才至蕃中,皆被执留,不虞也。结赞又遣人请曰:‘请侍中以下脱衣冠剑佩以俟命。’盖诱其下马,将劫持之。与崔汉衡、监军特进宋凤朝等皆入幕次,坦无他虑。结赞命伐鼓三声,

^① 《唐书》载:“朱泚之乱,吐蕃请助讨贼,诏右散骑常侍于頔持节慰抚,太常少卿沈房为安西、北庭宣慰使以报之。浑瑊用论莽罗兵破泚将韩旻于武亭川。初,与虜约,得长安,以泾、灵四州界之。会大疫,虜辄引去。及泚平,贲先约求地。天子薄其劳,第赐诏书,偿结赞、莽罗等马匹,于是虜以为怨。”

其众呼噪而至。”^[12]于是,酿成了将士遇难被俘遭掠的悲剧,独浑城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跨而奔归,幸免于难。尚结赞此计精妙之处在于设计相当周密,而对方毫无觉察,这也是此类战术成功的关键所在。

其三,围城攻堡,断粮绝水。当时,各部族在边界和战略要地建有城堡,用以防御和进攻。对方的这些城堡是吐蕃军队打击的重要目标,对付的战术就是围攻并断绝其食粮及饮水来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吐蕃节度论二摩、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总兵15万围盐州,作飞梯、俄车攻城,刺史李文悦、朔方将史敬奉等终解盐州之围。尚绮心儿奉赞普之命转而围攻沙州,沙州都知兵马使阎朝缙杀刺史自领州事,坚守围城八年,粮尽之时,出绌一端募麦一斗,民且有食,又得死守二岁,如此共守十一年,最终粮械皆尽,以毋徙它境为条件而降^[13]。这一场战争真可谓旷日持久,但在一般情况下运用此术均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九月,吐蕃围华亭,其“围华亭也,先绝其汲水道。其守将王仙鹤及镇兵百姓凡三千人,皆在围中,使有间道请救于陇州,刺史韩清沔令苏太平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游骑百余没于贼,太平素懦怯寡谋,遽引众退归。贼自是每日令游骑千余至陇州,州兵不敢复出。凡四日,围中绝水,援军不至,贼又积柴城下,将焚之,仙鹤遂降于贼。”^[14]这次围城除切断城中水源之外,还彻底堵死其外援,对方在内无饮水,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绝望而崩溃,迅速献城投降。继尔吐蕃北攻连云堡,又陷。史载,“堡之三面颇峭峻,唯北面连原,以濠为固。贼自北建抛楼七具,击堡中,堡中唯一井,投石俄而满焉。又飞梁架濠而过,苦攻之。堡将张明遂与其众男女千余口东向恸哭而降。”^[15]此又是围城断水,加之猛攻不已,不日见功。这一战术多在攻打孤立无援或者对方救援不能不及的情况下使用,尤其对那些饮食补给条件较差的城堡更加有效。汉史载有贞元初年唐一边堡的困境:“泾州之西,唯有连云堡每候贼之进退,及是堡陷,泾州不敢启西门,西门外皆为贼境樵苏殆绝,收刈禾稼,必布阵于野而收获之。获既失时,所得多空穗,于是泾人有饥忧焉。”^[16]这是吐蕃围城攻堡,断粮绝水战术的延伸。

其四,里应外合,克敌制胜。军事冲突的最终目的是在敌我双方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其中掌握对方的准确信息至关重要,此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吐蕃深谙此道,有时还发挥得很精彩。吐蕃北面的象雄是一个文明古邦,后被松赞干布所征服。象雄苯教文化也对吐蕃产生了重要影响。敦煌文献对吐蕃征服象雄的过程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吐蕃和象雄关系十分微妙,一面联姻结好,一面交兵征战。当时,松赞干布有个妹妹嫁给了象雄王子,她与长妃不和,因王子宠爱长妃,对她敬而远之。松赞遣使探望妹妹,一阵寒暄之后,她给来使吟唱了一首长歌。歌中多有隐喻,诸如有一头野牛应及时捕杀,有一条大鱼要赶紧来捉,机不可失,等等,并给兄长捎去一包礼物。松赞启封开包,见有30粒古旧松耳石,联想到她的歌词,松赞干布理解了礼物的含义:若敢于攻打象雄则配佩戴此玉,否则怯懦如同妇人,只配着女帽。于是,立即发兵攻打象雄,灭李聂秀,其部众均归吐蕃辖下,收为编氓^[17]。可见,这是一个里应外合取胜的成功战例,其中松赞之妹至少在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极力鼓动松赞干布攻打象雄,使之决心一战;二是使松赞干布把握进攻的时机,争取主动。松赞之妹非常精明,做事滴水不漏,作歌使用隐喻,表意以物象征,我们从史料难以捕捉更多的信息。但她身为象雄王妃,享有较高的地位,肯定掌握不少机密,她自然将自己所掌握的情报传递给兄长。由此推测,她很可能为吐蕃灭象雄做了更多的内应事务。在吐蕃史上,里应外合取胜之例较多。藏史记载,止贡赞普与罗昂正式比武之前,曾派一只自己的变化身母狗去刺探情报,被对方侦知,便将计就计,带回去一个假情报,致使赞普上当。曩日松赞灭森波杰,吐蕃灭吐谷浑,其功均在于利用叛臣,充分掌握对方情报乃至机密,大大增强了斗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里应外合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五,设置疑兵,虚张声势。兵不厌诈,这是军事家们通用之策术,吐蕃人也常常有效地使用此战术。藏史记载,吐蕃大论率使团赴长安迎娶文成公主,唐太宗将他留作了人质,他在唐地上演诸多恶作剧后逃离并追赶早就出发的公主一行。行至甲曲河曲时,唐朝的追兵将近迫及,禄东赞就命令四个武士在河岸边满布马粪,遍踏马蹄印,然后让四个武士不时放射羽箭。唐朝的追兵看见这种情形,误认为吐蕃接应大队精骑已到,难以抵抗,掉头返回,而东赞成功逃脱^[18]。关于藏史所载东赞被质留以及他从汉地逃脱等一系列事件,没有发现可资印证的汉文史料,然而对于吐蕃使用设置疑兵虚张声势战术的真实

性不必怀疑,这对象东赞这样的军事家来说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据说,松赞干布沉迷于供奉本尊神像,常常不出宫门。对此,新婚的尼泊尔赤尊公主非常担忧,担心国王长时间不露面会招致外敌犯边入侵。于是报请赞普和内外大臣商议通过,修建一座兼有攻防功能的城堡。此城堡建筑独特,易守难攻,据说若有外敌来犯,仅有五人就可以守护。南面的城墙处,掘有10尺深的沟,上面铺着木板,木板上再铺着砖,有1匹马在上面驰驱,就会发出10匹马奔腾之声^[19]。根据史书的解释,这一城堡为防御外敌入侵而建,那么这种一马行走如十马奔腾的音响效果无疑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

其六,阵前辩论,瓦解军心。敦煌文献载有一段唐蕃将帅阵前辩论的精彩片段。

唐之统军元帅王孝杰尚书越境,率旅前来。时青海道将军噶尔钦陵与之对垒迎逆之。王孝杰尚书发来书翰,并赠以粟米一袋,蔓菁籽一袋。书信中言:“吐蕃之军旅如虎狼成群,如牦牛列队,所计之数吾亦相当。谚云:量颇缝帽,量足缝靴。吐蕃能聚集之大军,吾亦有相当之数今在焉。细喉咙能容纳,大肚子会装不下吗?天降霹雳,轰击岩石,岩石再大岂能相比。”

噶尔钦陵作答云:“口头比试毋言数之多寡!小鸟虽众,为一鹰隼之食物;游鱼虽多,为一小獭之食物;麋鹿角虽多岂能取胜,牛角虽短却能取胜。松树生长百年,一斧足以伐倒;江河纵然宽阔,一鹿牛皮小舟即可渡过;青稞稻米长满大坝之上,却入于一盘水磨之中。星斗布满天空,一轮红日之光,使之黯然失色;山谷川口一星火焰,足以烧光高山深谷所有果木树林;一股泉水源头爆发山洪,足以冲走山上坝上所有果木树林。请观满地土块之中,若使一石滚动,此一石破碎?或是巨大土块破碎?请观在一大坝之上,一背干草与一捆竹子同放,草先朽乎?竹子先腐乎?请观一铜缸之中,放进一瓢盐,是水有味乎?盐有味乎?雷中霹雳之光舌甚少,天下四境所传之声甚大。你们之军旅实如湖之蝇群,为数虽多,不便于指挥,与夫山头云烟相似,对于人无足轻重也,吾之军丁岂不是犹如一把镰刀割刈众草乎?牦牛虽大,以一箭之微,射之难道不能致死乎?”

王孝杰尚书对答曰:“一卵之微,以大山之重压之,能胜任乎?一火之微,以大海之波灭之,岂有不灭之理乎?”

噶尔钦陵又答之:“山之巅为岩,岩之上为树,树之头为巢,巢之内有卵,山如不坍,岩则不垮,岩不垮则树不断,树不断则巢不覆,巢不覆则卵不碎也,山能碎卵者,莫非此类乎?大火燃于山上,河水流于谷中,山腰亦不能至。吐蕃悉补野氏如天上之日头,唐主如月亮一般,虽同为君主则相似,照于天下,其光耀所及则相去甚远也。大小之类言辞则不必较量也,大海之中有鱼为王,天降霹雳,杀鲸鱼于水中。雷电二者一旦降临,虽坚过岩石亦将粉碎也。吐蕃之神圣赞普,与苍天二者共同笼罩之下,大无过末。计芒,他深藏于九层地表之下,擒而杀之。由此观之,大小与夫多寡之得失优劣有无比试之必要也。”^[20]噶尔钦陵的辩词形象生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对辩当中王孝杰没能说上几句话,想必也是被征服了。我们尚未发现更多的类似史料,但早在吐蕃时期已经孕育而成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却有大量例子。《格萨尔》主要描写不同部落之间的战争,而在正式开战之前必有的一道程序是,敌对双方战将阵前叫骂,夸耀自己,贬抵对方,尔后才开始拼杀。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载有类似情况。由此推理,阵前辩论可能是吐蕃时期的一种风习。如果阵前辩论运用得当,可以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也可起到鼓舞本方士气的作用,因此也可视为一种战术。

以上六条只是吐蕃经常使用的一些战术,其余恕不赘述。敦煌文献载,赤松德赞赞普之时,“对军士守边戍境者教以武艺、谋略。由于以智慧和谋略二者克敌制胜,也就没有胆敢为敌作对者。”^[21]这就说明,吐蕃对学习和运用战术非常重视。与此同时,唐朝有人却担心吐蕃掌握更多的战术,不利于己。开元十七年(公元731年),吐蕃来使称,金城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书,以为:“东平汉王之懿亲,求《史记》、《诸子》,汉犹不予。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后经慎重商议,权衡利弊,从教化考虑,赐以《诗》、《书》^[22]。吐蕃索求以上典籍是否为了学习战术不得而知,但从唐人的慎重态度足见唐朝对吐蕃战术水平的重视程度。

参考文献:

- [1]达仓宗巴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139.
[2][3][11][17][20][21]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学院,1979.
[4]达仓宗巴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139.
[5][6][22]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第一百九十五,卷第二百,卷第二百一十三.
[7][8][9][13][宋]欧阳修.唐书[M].卷二百一十六上,卷二百一十六上,卷一百九十六上,卷二百一十六下.
[10]巴色朗.巴协(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51-52.
[12][14][15][16][后晋]刘昫.旧唐书[M].
[18][19]萨迦 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藏文)[Z].第十三卷,第十二卷.

(责任编辑 木易 责任编辑 心颖)

(上接第 99 页)

中,霎时间,山顶飞瀑直下,将洞口掩住。这便是今天镜泊湖八大景之一的“吊水楼子”的由来。人们将追思殉情的红罗女的意韵移情到自然美景上,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那种纯真的美好的事物的追求。这种追求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体现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而这独特的文化模式则蕴涵着中国北方民族一种整体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心理结构。

中国北方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总是以爱神和美神的形象隐匿其中,这与中国北方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尚美习俗和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冲突有关。在中国北方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中,对于女性审美价值的评判是:爱与美同在,女性形象的爱与美,代表着一种超功利的美学观念的产生。这种美学观念于不自觉中,突破了弥漫在四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符号的压迫,树立起爱与美之中国北方民族的女神形象,此时,超功利的审美追求在其文化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决定了女神形象作为中国北方民族的记忆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

总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丰富多彩的,她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个性,不受封建礼制的束缚,能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成为广大民众心目中憧憬的楷模。

参考文献:

- [1]毛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97~198.

(责任编辑 杨士宏 责任校对 李晓丽)